

生活的脆弱与社会的坚固

■王 英

《生活的逻辑》封面是一幅热闹的漫画，一群着装时尚的男女围坐在一张大餐桌旁，桌椅摆设精致，餐桌上是精美的糕点、茶和酒水。这幅画的作者是出生在上海的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所绘地点是上海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新雅茶社。新雅主要是一家餐馆，但下午四点至六点，二楼餐厅便可以用来喝下午茶。新雅1927年开设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口，文人艺术家每天下班后常聚于此，戴望舒、刘呐鸥、曹聚仁、叶灵凤、邵洵美等人便是新雅常客，新雅也因此经常出现在文人文章里，逐渐出名。后来新雅迁到了南京路，规模大了好几倍。那时，上海的报人、大学教授、现代派作家、诗人、戏剧家等都频繁地光顾新雅，大家坐而论道，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这里不仅是朋友互动交流的空间，也凝聚了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记忆。

封面的图片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胡悦晗的新书《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便是有着生活的乐趣、品味，热闹而又有着优雅的作品。该书研究的是知识人的日常生活史。作者尝试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考察1927到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动面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探讨知识群体日常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精神生活和阶层认同；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作者广泛搜罗各类史料，包括政府档案、民国报刊、知识人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赏心悦目的“生活之网”，在这里截取二、管中窥豹此书的风采。

第三章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上海知识群体的日常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家庭为主的私人空间中，写信与收信、聚餐与谈天等都成为日常交往重要内容。如邵洵美、曹聚仁等人的家庭沙龙中常常聚集着各式人物，胡适也在家中宴请“新月派”文人品尝夫人江冬秀烹制的安徽特色“一品锅”，茅盾邀请鲁迅一家品尝其家乡风味“野火饭”，亲朋好友们人头攒动、觥筹交

错，间或有喜好插科打诨、活泼风趣的人物穿针引线，场面极为生动活泼。即使是罗烽、白朗这些穷困拮据、只能住在亭子间的文人，也能在寒酸的家中招待朋友，嬉戏玩乐。茶馆、酒楼、咖啡馆这些城市公共空间，也是知识人愿意消磨大把时光的地方，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在喝茶、聚餐、饮咖啡中建构。如黄炎培1928年2月至3月，在酒楼、餐馆吃饭就有十余次，交往圈中有金融、教育等行业人物。鲁迅、郁达夫、潘汉年、孟超等都习惯在咖啡馆里聚会，高谈阔论他们的物质文化方面，礼物的馈送也成为维持私人关系的重要纽带。文人之间互赠书籍、照片和字画等，结婚、新年、生病等时刻互赠礼物也是一种常态。

第五章研究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也别具一格。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在私人空间的书房、公共空间的图书馆、书店、书摊等处展开。知识人个性化地装饰书房，将其从物质空间转变成精神空间，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郑逸梅在书房中放置盆栽、纸砚，秦罗列了枯松、阿房宫的瓦当等以陶冶身心。在叶灵凤看来，书斋的成长源于主人根据自己嗜好选择性地购买新书，这个空间是具有内在生气的，必须像种花一样时常浇灌。上海和北京各色的图书馆、四马路和城隍庙的书摊，也成为知识人构建自身认同的重要媒介。

《生活的逻辑》带给笔者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它让我知道鲁迅会揣着几个烧饼走进叫紫的亭子间，把怀里热气腾腾的烧饼分给孩子们；施蛰存于松江结婚，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煮好的鹅黄色酒金横匾上写着“多福多寿多男女”……人物走出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标签”，转而成

为身边的朴素家常。现代中国政治和思想变幻莫测，而生活的逻辑却亘古常新，它让人想起张爱玲说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の意味”。能从变动之中洞见恒常，从精神高地反观生活坚实的地表，是我们最丰盛的一个收获。

二

当然全书的叙述仍有一些需要斟酌和继续推进的地方，简要陈述于下。第一，作者借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中的知识分子定义，强调本书研究的知识群体，包括大学教授、出版家、记者、编辑、自由作家、艺术家等集合，不包括官员、商人、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和底层相结合的行动型边缘知识分子。同时按照职业的维度，指出研究对象包括1927到1937年京沪之间的作家和自由撰稿人，出版业和媒体从业者，任职于公立、私立大学的教师。但是作者关注的这个“知识阶层”在社会群体中是非常有限的一群人，其认同的构建应该是在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互动中逐渐显现的，在和其他者的对照中，才能更清楚“我们是谁”。如果能不仅仅局限于知

识阶层的内部，群体边界的不断更改变迁，视野上或会更加开阔。第二，书名《生活的逻辑》非常精妙，表达了从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对知识群体阶层建构的观照。作者选取的1927年至1937年是民国“黄金十年”，给我们呈现的是一段风平浪静的岁月静好中，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以及如“小时代”一般精致的生活方式与阶层品味犹如一股未掀

一瞬间，成千上万只飞翔的鱼儿在阳光下拍打着湿漉漉银亮亮的翅膀，在海面作超低空飞行……放眼望去，数不清的翅膀以极快的速度向扇着，空气经过振动，发出嘹亮的类似音乐般的声响，欢脱明快，生机勃勃。至于海上壮丽的日出、淡淡雾气掩映下的点点渔帆、不甘寂寞的海鸥拍打着翅膀飞过等等场景勾勒，皆呈现出诗性的关注和诗意的回旋，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

风暴是守岛人的资格确认。“风暴在用一只无形的巨手，有力地擦住开山岛的衣领，忽而把它按进海里，忽而又把它拽出水面。反反复复，乐此不疲！”风大浪高，寸步难行，王继才夫妇却必须冒险在户外活动。可以说，守岛人的军功章是由风暴铸造的。在与大自然长时间的磨合中，他们不断战胜自我走向成熟。然而风暴、饥渴、苍蝇叮咬等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寂寞，如软刀子般一点点切割着人心。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他们学会了苦中作乐，习惯了自娱自乐。栽树、养鸡、种菜、钓鱼、捉蟹、敲海蛎、拾海螺……尤其夫妇俩以愚公移山般的精神种树不止，第三年终于成活一棵苦楝树，逐渐长成碗口粗，开出了满树淡紫色的花。如今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

■张宗刚

的符号和无趣的口号，而是踏踏实实的行为和行动。

还原守岛岁月，摹写日常悲喜。《海魂》作者刘晶林多次前往开山岛，对王继才夫妇实地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以质朴、温暖、接地气的笔触，刻画出传主勇敢坚韧笃定的品性，揭示出他们从犹疑到刚毅的心理轨迹，以及艰难岁月中的甜蜜瞬间和诗情画意。《海魂》描绘逼真，文字传神，彰显良好的文学功底和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如写海上强台风：“王继才看见岸边高高溅起的海浪，被风的巨臂一抓，就轻而易举地被掳走了。风把浪劫持到空中，然后狠狠地往地上攒去，瞬间，海浪四分五裂，碎成成千上万颗水滴。”活泼跳跃，富于动感和气势。“阳光下，云朵洁白，浪花洁白，就连海鸥的翅膀也是洁白的……目光再往远方搜寻时，他发现海天之间就像蚕茧似的忽然就被一只小小的浅灰色蛾子轻而易举地咬破了。接下来，那只蛾子在他的目光里，身子一点一点地变大，颜色也一点一点地变深，距离也一点一点地缩短。啊，是船，是船。”写景状物，叙事抒情，往往细腻到位，真情沛然。写海中飞鱼则是：“它们如同埋伏在水下的奇兵，冷不丁地一跃而起，

的开山岛，已有30多棵松树、苦楝树和无花果在顽强生长。《海魂》于波澜横生的宏大叙事之外，注重日常细节的表述，包括王继才炉火纯青的钓技，制作鱼干的高明手法等，都有一丝不苟的展现。

山有山魂，海有海魂，军有军魂，国有国魂。王继才夫妇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是独立个体之魂，更是中华民族之魂。县武装部政委王长杰说得对：“当你成为开山岛的一名哨兵之后，已不再是具体的一个人了，你是国家和平安的象征。在你的身后，是广阔的大陆，是军队和人民。整个国家都是你的强大后盾！”王继才夫妇没有赶上父辈们的铁血时代，成为烽火硝烟中的战争英雄，却活出了属于他们的另一种活法，成为和平时期的英雄。孤岛为家，海水为邻，他们不是两个人在守岛，而是一家人齐心协力在守岛；王继才的父亲王金华是1948年党的老革命，二舅魏加明16岁就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他们对王继才的选择始终高度支持，殷切鼓励；为了爸妈安心守岛，王继才的大女儿王苏柳小小年纪就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后勤重任，12岁即辍学在家带着弟弟妹妹艰难生活；儿子王志国在开山岛出生，长大，硕士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军人……毋庸讳言，在这样一

揭开龙之真相的尝试

■翁长松

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我并非第一人。仅我目力所及，学者翁长松1993年曾在《上海科学生活》上发表过一篇《龙是什么？》，引述《左传》《周易》中的记载，认为龙很可能是古代居民见过的真实动物。”所以笔者也是“历史上有龙说”的拥护者。但我在该领域的研究稍显零碎，浅尝辄止；小星却截然不同，瞄准龙的话题作了深入持久并具开拓性的研究，打破了原来的藩篱，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作者在后记中总结道：“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力搜集散落在各类史籍中的‘坠龙’记载，而这些记载大多为以往的研究论著所忽略；二是开始重视民间有关‘见龙’的传说，并身体力行着手调查，尽管这项艰巨的工作仅仅是起步，做得还很粗浅。”为了揭开龙之真相，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

始，凭着个人的兴趣、智慧和毅力，长年沉浸于正史、笔记和方志中，孜孜不倦，寻覓资料，还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多次前往东北，采访当地一些曾见过“堕龙”者，古今对照，反复比勘，于是有了这本全神贯注追求“未明动物”的著作。

此书在本质上属于学术类著作，但在写法上却别具一格，生动活泼。全书先从一个流传在东北地区的民间故事《龙棚》说起，入胜，切入正题，层层推进，引人入胜。第二章《被遗忘的历史记载》，介绍了近50种古籍中关于龙的记载，以证明龙是一种在自然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却被现代学术界所忽视的珍稀动物。第三章《来自松嫩平原的目击报告》，则通过对一位老人的重点采访，指出直至上世纪40年代，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某处江滩，还有数百名群众亲眼目睹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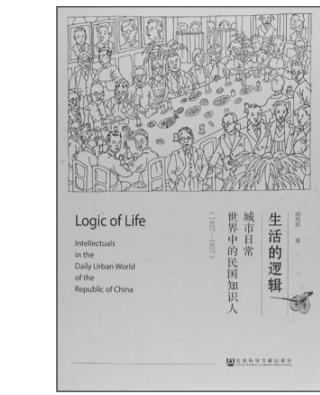
一罕见的巨型动物，并且依照古来流传的方式，重演一幕救助“黑龙”的动人场景。在第七章《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中，作者认为我们搜索的目光曾经长时间停留在现代爬行类的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龙很可能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古代两栖动物。这一新观点，让人眼前一亮，颇有启迪。第十章《从环境到政治的“指示生物”》，进一步指出古人对于“四灵”的崇拜和宣传，其初期与生态保护意识有密切关联，后来被纳入了政治伦理化的歧途，生物界的珍品才被改造成了政治界的“神物”。此书的附录部分，真实记述了以作者为首的几个人，在黑龙江松嫩平原采访“堕龙”踪迹的生动历程。

通读全书，我的感觉是其史料扎实，内容丰富，叙述有理有节，常

起惊涛骇浪的潜流。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此后的国共内战与历次政治运动，给这段“盛世”下的生活逻辑划上句号，改变了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走向。同一个屋檐下亲如兄妹的沈从文和丁玲十几年后形同陌路，云泥霄壤。上海滩上的翩翩佳公子邵洵美落魄以终，人生的归途不堪听闻。最为先锋、时尚、名重一时的施蛰存隐居穷乡僻壤长达半个世纪。短短的十几年中，身份、地位、“阶层的位置”，这些看似坚固、牢不可破的东西，转眼之间烟消云散。一切提醒我们，“生活”固然重要，却也有着流动的边界和速朽的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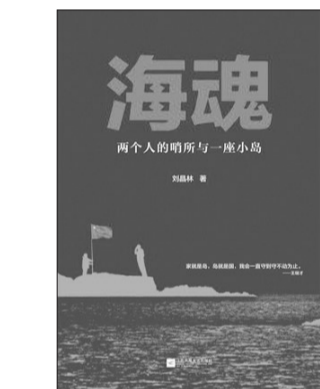
第三，作者有意将社会理论引入到历史分析中，这样的意图自然十分有意义。本书最核心的社会科学概念在笔者看来是“阶层”，但导论中厘清阶层概念时，作者引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论述，转引了彼得·伯克《历史与社会学理论》中韦伯的“阶层”概念，这样阐释核心概念似乎有些轻率。整本书结论写到：“本书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以1927到1937年上海知识群体为主，兼及同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考察其阶层构建问题。”但是导言中看不到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界定，也未说明其理论运用到中国特殊历史时段中的限制。布迪厄讨论阶层的名著《区隔》《实践与反思》《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等在整个书中极少提及，“场域”“阶层”理论与优美的历史叙述并没能水乳交融。进而言之，中国历史语境中知识人的阶层构建和西方现代社会成熟、稳定的“知识阶层”一定有所差别，如若能从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提炼，补充和修正经典的社会理论，定然有更大裨益。

读罢全书掩卷而思，胡著所关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而今天的我们反能与这些前辈惺惺惜惜。经



《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胡悦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98.00元

历了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大浪淘沙，新时代的知人更像是社会科学家笔下价值中立、身份和地位都为稳固的“知识阶层”。我们在图书馆、书店和私人书房中构建自己狭小而富足的精神世界；在公园、电影院、旅途中消磨着人生大把光阴。知识人的交往世界也和先辈并无太大分别，咖啡馆、酒楼、餐厅、沙龙、读书会仍是流连最多的地方，虽然已经不再写信，却天天活跃在“朋友圈”，更直接体味着彼此每时每刻的喜悦哀乐。这些或浓或淡的交道不仅确认我们“知识阶层”的身份，也构建了生活的血肉和筋脉。如果说民国知识分子的逻辑在20世纪大历史中显得如此脆弱，今天令中产阶级深感焦虑的日益逼仄的阶层上升通道和敞开的阶层下坠深渊，同样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在这背后，是亘古不变的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精英阶层对中与草根阶层的清洗和挤压。在生活和理想之间、身心的安顿和超越性的追求之间，我们仍不免徘徊和挣扎。或许正是由于这些不得不为之的往复回还，我们得以深味自己是谁，也得以窥探这繁复多端、变幻无穷的人间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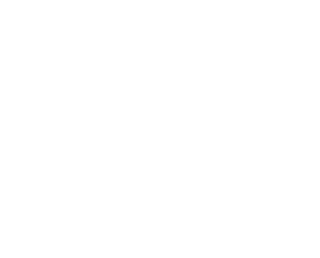


《海魂》，刘晶林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42.00元

英雄家庭，英雄精神的传承是鲜明而自觉的。开山岛四面环海，远离大陆，是走私、偷渡的理想中转站。面对金钱的诱惑，王继才夫妇心如止水，经受住巨大考验，交出了完美答卷，不惜成为世俗眼中的异类。《海魂》客观记录了云起云飞的时代变迁，折射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经商热，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潮，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心浮躁。身为海上守夜人，王继才夫妇成名后，自觉远离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心境愈发平静坦然。日子过得按部就班，夜夜枕着涛声入眠，守着开山岛一起慢慢变老，诚为世间最浪漫的事。

“耐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玉其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海魂》笔法多变，视点灵活，如强台风的发展，风暴的肆虐，人与大自然的抗争，人在台风中为减少阻力把身子弯成弓状一步步挪动的窘态，还有王继才被困在岛上生孩子时的惊险，等等，写得跌宕起伏。抒情色彩浓郁的语言，为全书增色多多。一个开《海魂》，大海的辽阔宽广，大海的迷人气息，空气里淡淡的海藻味，连同海浪拍打礁石的低响，每每扑面而来，提升了阅读的美感。

因长期守岛，空气潮湿，王继才夫妇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湿疹等病，身上有的骨节甚至已经变形。2018年7月，王继才在守岛时突发疾病离世，用生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会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不错，一切的岁月静好，皆因有人在负重前行。王继才夫妇是人不是神，最初，他们也有过彷徨与动摇，想过退缩和放弃，然而承诺重逾泰山。自古忠孝难两全。在父亲、母亲、二舅、大哥相继去世的时候，在女儿举办婚礼和儿子硕士毕业后，王继才均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岛，唯有隔海相望。一个内心人的强大，需要力量的支撑。王继才夫妇在弹丸小岛上与光秃为伍，与崇高结伴，演绎出感天动地的现代传奇，彰显苏武牧羊式的“一根筋”精神。在当下，无论做什么，这样一种精神，都是极为需要的。



《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增订本），马小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45.00元

法，每一代又都会留下唯有自己明白的深深的遗憾。对于神龙之谜，马小星虽然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也并不武断。他认为只要生物考古学还没有提供有力的实证，他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这也说明了马小星在学术研究上是严肃的，并非哗众取宠。